

引言

围绕西方哲学中的“being”^①，国内已经讨论多年。究竟应该把它翻译为“存在”“在”或“有”，还是翻译为“是”，看法各异。翻译的基础是理解。所以我一直认为，围绕这个概念的讨论，归根结底，还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我主张以“是”来理解和翻译“being”，并且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把这样的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②。人们批评的一种所谓“从古到今，一‘是’到底”的观点^③，大概就是指我的这种看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有人认为，应该按照不同的语境来理解西方哲学，根据不同的语境而采取不同的译名^④。按照这种观点，有些地方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是”，有些地方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有人就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应该用“是”，黑格尔的理论应该用“有”，而海德格尔的理论应该用“存在”^⑤。

① 本书以英文“being”一词表示西方哲学中与它相应的词，包括希腊文中的“einai”和德文中的“Sein”（以及拉丁文中的“esse”）等等。在有明确说明的语境中，“being”可以只是指英语中的这个词，而在没有明确说明的语境中，“being”也可以指希腊文中的“einai”或德文中的“Sein”。因此，并不排除在专门论述某一哲学家的思想时可能会使用他所使用的语言，比如在谈论海德格尔时可能会使用“Sein”一词。

② 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参见赵敦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个误解——从 Being 的意义谈起》，《哲学动态》2004年第10期，第8页。

④ 例如参见王晓朝：《读〈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几点意见》，载《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宋继杰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8—54页。

⑤ 参见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载《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91页。

表面上看，我的观点比较极端，上述其他观点比较灵活。但是我认为，这里的根本区别仍然在于对“being”的理解。直观上看，同样一个 being，之所以能够此处译为“是”，彼处译为“存在”，还不是凭借译者的理解？同样一个 being，之所以把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译为“是”，把黑格尔的论述译为“有”，把海德格尔的论述译为“存在”，总不会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是希腊文，而后者使用的是德文，也不会是因为黑格尔使用的是古体德文“Seyn”，而海德格尔使用的是现代体的德文“Sein”（尽管他有时也用“Seyn”一词）吧！因此，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理解。

与过去一直以“存在”来翻译和理解 being，甚至不假思索相比，今天能够认识并且主张，在一些地方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而应该翻译为“是”，无疑是进步。但是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从理解的角度说，关键问题不在于一个哲学家的某一句说的是什么意思、某一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而在于他的主要著作、主要思想、主要论述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哲学家说的“being”是什么，不在于他说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段落，而在于他的整个思想、主要思想。而且，我强调把“是”的理解贯彻始终，指的不是对某一个哲学家的理解，而是至少对哲学史上最主要的哲学家，即构成哲学史主体的哲学家的理解。所以我强调，这实际上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人们不赞同以“是”来翻译 being，有许多理由。比如，在有关讨论中，有人说“不少人建议用‘是’来强行翻译 Being 一词”^①，这似乎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是其中的“强行”一词不仅表达出不赞同用“是”来翻译 being，而且似乎还隐含着一种指责：这种翻译本来就是行不通的，可还是非要硬来不可。又比如，有人认为，用“是”这个译名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易于把形而上学的思辨理解为纯逻辑的分析”；“是”可以表达命题中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关系，但是“是”的解释“有过于浓重的逻辑学倾向，

① 邓晓芒：《Being 的双重含义探源》，载《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宋继杰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87 页。

而我们显然不能把哲学仅仅归结为逻辑学或语言学”^①。还有人认为,“是”的这种译法隐藏着一种倾向,这就是把“existence”(存在)从“being”(是)彻底割裂出去,从而完全从知识论,甚或逻辑学的角度去理解哲学^②。无论这些看法是不是有道理,它们至少表明,是不是采用“是”这个术语,确实牵涉到理解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人们对西方哲学中 being 这个词本身的理解,而且牵涉到人们对哲学、语言学和逻辑的理解,包括对这些学科本身的理解,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这就充分说明,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是”还是“存在”,或者,being 究竟是“是”,还是“存在”,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本书将以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论述为例,并且以国内一些学者关于海德格尔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讨论为例,具体而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进入文本研究之前,需要有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本书的目的主要不是探讨上述哲学家的思想,而是探讨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因此,本书要对一些中译文进行分析讨论。

第二,本书主要探讨关于 being 的理解。因此在所引译文中,本书主要围绕与 being 相关的翻译进行探讨。

第三,本书将通过分析指出,由于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或“在”,因而中译文给我们造成了理解的问题,本书还将具体分析它们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第四,本书将把 being 翻译为“是”,以此对中译文作出修正。然后指出,这样的翻译消除了原中译文给我们造成的理解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修正的中译文可以消除原有的理解问题。

最后,基于这些讨论,本书将进一步讨论,为什么在西方哲学的研究

① 周迈:《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是)“on”》,载《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下卷,宋继杰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9—810页。

② 参见《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下卷,宋继杰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72页。

中，应该以“是”来翻译 being，并且应该把这样的翻译贯彻始终；而且，为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主要是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本书将说明，为什么以“是”还是以“存在”来翻译 being 及其相关概念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乃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第一章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他留下来的对话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古希腊思想的宝贵资料。在柏拉图时代，尚未形成学科划分，因此他的著作没有分门别类，这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柏拉图的著作以文字和文体优美著称，许多对话成为文学经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的对话就没有理解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有一层通过翻译来理解的问题。在理解柏拉图思想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柏拉图本人的，有些问题则是由中译文造成的，尤其是在涉及“being”的地方。在我看来，由于把“being”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产生了理解的问题，从而使本来可以读懂的地方变得无法理解。这种情况对于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显然是不利的。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涉及“being”的讨论很多，尤其是在《泰阿泰德篇》《智者篇》《巴门尼德篇》《国家篇》等对话中。本文将以《泰阿泰德篇》为例，说明以上问题，并且试图在这些说明的基础上简要探讨柏拉图的有关思想。

一、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

《泰阿泰德篇》探讨知识，并借苏格拉底之口明确指出，“我问你的问题不是知识的对象是什么，也不是有多少种知识。我们不想数清知识的门类，而是想发现知识本身是什么”^①，“当一个人不知道某个事物是什么的时

^①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载《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7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候，你不会设想他能理解这个事物的名称”（第 658 页）。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借泰阿泰德之口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无非就是感觉”（第 664 页），然后由此出发，展开了深入讨论。

【译文 1】

苏格拉底 你提出的关于知识性质的解释无论如何都不会被轻视。你的解释与普罗泰戈拉的解释是一样的，只不过叙述方式有些不同。他说，你要记住，“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无疑，你读过这段话。

泰阿泰德 是的，读过好几遍。

苏格拉底 他的意思岂不是在说，你我都是人，因此事物“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吗？

泰阿泰德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

苏格拉底 一个聪明人说的话不会是胡说八道。所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意思吧。有时候一阵风吹来，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感到冷，另一个人感到不冷，或者一个人感到有点冷，而另一个感到非常冷。

泰阿泰德 当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风本身是冷的或不冷的吗？或者我们得赞成普罗泰戈拉的看法，风对于感到冷的人来说是冷的，风对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冷的？

泰阿泰德 后一种说法似乎是合理的。

苏格拉底 那么，风就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呈现”的吗？

泰阿泰德 是的。

苏格拉底 “对他呈现”的意思就是他“感觉到”它是这个样子的吗？

泰阿泰德 对。

苏格拉底 那么，“呈现”与“感觉”在热和冷这个事例中，以及一些类似的例子中，是一回事。对每个感觉到它们的人来说，它们就是存在的。

泰阿泰德 似乎如此。

苏格拉底 因此，感觉总是对于存在的感觉，作为知识，它是无误的。

泰阿泰德 这一点很清楚。（第 664—665 页）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出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从而把关于知识就是感觉这种看法的讨论转换为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讨论；二是讨论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在具体讨论中，柏拉图以举例的方式说明什么是感觉、什么是呈现，从而说明感觉总是对存在的感觉。为了便于讨论，下面我们分步骤仔细分析这段话。

第一步设定所要说明的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具体地说，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第二步是解释上述观点：一事物是向人呈现的样子。

第三步以风为例解释第二步的意思。“一阵风吹来”，人们感觉到冷。于是有两种情况：其一，风是冷的或风不是冷的；其二，对于感觉到冷的人来说，风是冷的，而对于不感到冷的人来说，风不是冷的。后一种情况是合理的。

第四步得出结论：风对一个人“呈现”某种样子，这意味着，这个人“感觉到”风是那种样子。

第五步进一步得出：“呈现”和“感觉”是一回事。对于感觉到一事物的人来说，该事物是存在的。

第六步终于得出：感觉是对存在的感觉。

以上六步论证在这段话中非常清楚。所得出的结论是：感觉是对存在的感觉。由于人有感觉，因此说明了人有对存在的感觉，因而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这些意思大致是清楚的，没有什么理解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中具体的论述，就会发现一些无法理解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从所举的例子似乎得不出最后的结论，因而并不能说明所要说明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例子是清楚的：因人而异，风可以是冷的，也可以是不冷的。所要说明的问题也是清楚的：以风为例，人可以是风存在的尺度，也可以是风不存在的尺度。问题是，这个例子如何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呢？第三步很清楚，“一阵风吹来”，因而人有了冷或不冷的感觉。这似乎应该说明，风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感觉，无论人感到风是什么样子的。由此怎么能够得出人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呢？无论人感觉到风是冷的，还是感觉到风不是冷的，难道风不是同样存在的吗？无论哪一种感觉，“一阵风吹来”难道不都同样是它的前提条件吗？因此，以人感觉到风是冷的或不是冷的为例怎么能够说明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和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呢？

除以上无法理解的问题以外，细节上也有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第五步。从“呈现”和“感觉”是一回事，怎么能够得出对于感觉到事物的人来说，事物就是存在的呢？根据第三步来理解，“呈现”似乎意味着有一事物，它表现为一种样子。如果第五步的意思是说，由于感觉和呈现是一回事，所以人感觉到一事物，则该事物存在，因为这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有该事物，且它表现为一种样子，那么似乎可以解释这里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理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区别冷风、不冷的风、有点冷的风、非常冷的风，以及热风呢？难道人们有感觉还不能够说明有风吗？无论什么样的风，难道不都是存在的吗？换句话说，关于风的这些区别对于说明风的存在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从以上例子还可以看出，它们与所要说明的问题有一点是相应的。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无疑包含着相互否定的情况。风是冷的，风不是冷的，显然也包含着相互否定的情况。这就表明，它们都涉及肯定和否定的情况。例子中说的乃是“是”和“不是”，而所要说明的则是“存在”和“不存在”。如果例子不是随意的，而是要说明特定的问题，那么一定会起到非常明确的作用。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非常明显，这些例子无法说明所要说明的问题，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含有“存在”一词。由此可见，这里举的例子与所要说明的问题似乎是完全不匹配的。

由于这是柏拉图反驳知识就是感觉的初步论述，所以，以上无法理解的问题虽然非常明显，却也可以先放一放。让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继续往下看，看在随后的阅读中会不会得到解决。

【译文2】

苏格拉底 那么，足智多谋的普罗泰戈拉把这句隐晦的话甩给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还说是为我们好，而把真理保留下来，作为秘密的学说启示给他的门徒，是这样吗？

泰阿泰德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我会让你明白这种学说确实值得注意。它宣称，没有任何事物仅凭自身就可以是“一”事物，你也不能正确地用某些确定的名称称呼任何事物，甚至不能说出它属于任何确定的种类。相反，如果你称它为“大”，那么你会发现它也是小；如果你称它为“重”，那么你会发现它也是轻，其他所有名称亦莫不如此，因为无物是“一”物或“某”物，或属于任何确定的种类。我们喜欢说的一切“存在的”事物，实际上都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是运动、变化、彼此混合的结果。把它们叫做“存在”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常存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注意到，除了巴门尼德以外，一长串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都赞同这种看法；而在诗人中，两种诗体的大师们，写喜剧的厄庇卡尔谟和写悲剧的荷马，也同意这种看法。荷马说：“俄刻阿诺，诸神之来源，诸神之母是忒提斯。”^①他的意思是，万物都是流动、变化的产物。你是这样理解的吗？

泰阿泰德 确实应当这样理解。（第 665—666 页）

① 《伊利亚特》第 14 卷，第 201 行，第 302 行。在希腊神话中，俄刻阿诺（Oceanus）是大洋神，忒提斯（Tethys）是河神之母。